



雪 后 4 里

郝 玉 峰

5

I247.5
278
3

千里書

郝玉峰

BK28/0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八·呼和浩特



A631535

雷 源 千 里

郝 玉 峰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40千 插页: 2

1978年9月第一版 197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370册

统一书号: 10089·138 每册: 0.47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汽车工人斗争生活的中篇小说。

作品通过一个汽车运输队排除“四人帮”流毒的干扰，打击凶恶敌人的破坏，战胜暴风雪的袭击，在千里雪原为遭受严重白灾的边远牧区抢运粮食的故事，反映了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交通运输战线上的广大职工举旗抓纲学大庆，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的崭新精神面貌。同时，也歌颂了各族人民亲密无间的团结战斗精神。

作品着力塑造了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汽车队长李铁柱的英雄形象；刻画了许光荣、小宝普、肖玉和等不同性格的司机群象。

作品情节紧张曲折，语言通俗流畅，富有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

目 次

一 马不停蹄.....	(1)
二 队长的心.....	(12)
三 沸腾的停车场.....	(23)
四 黑洞洞的窗口.....	(39)
五 马达轰鸣.....	(54)
六 车上灰腾乌拉.....	(64)
七 北国风光.....	(75)
八 奇怪的火.....	(87)
九 同志之间.....	(99)
十 “小飞车”哪里去了.....	(113)
十一 大海捞针.....	(126)
十二 牧村之夜.....	(137)
十三 刀光鬼影.....	(149)
十四 野狼嘴.....	(160)
十五 风涛雪浪.....	(175)
十六 闯过恶风口.....	(187)
十七 踏破草原千里雪.....	(201)



一 马 不 停 蹄

一九七七年。

冬至过后，天交数九。阿古达木草原上降了一场几十年罕见的大雪。狂风卷起白毛糊糊，裹着滚滚寒流，象一群群发了疯的野兽，闯进千里草原。它横冲直撞，嘶鸣暴跳，把个草原搅得浑浑沌沌、天昏地暗！肆虐的白毛大风，刮倒了定居点上的许多蒙古包，撕开牲畜棚圈的盖子，赶散了雪地上的羊群；密密层层的大雪片，织成了厚厚的雪被，覆盖了肥沃的牧场。雪被堆起了垛垛雪墙，堵塞了道路，交通中断了……一场严重的白灾①猛烈地袭击着边塞草原！

但是，暴风雪是吓不倒草原各族人民的。

在风雪咆啸的草原上，成千上万只广播喇叭正在播送着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草原人民发出的抗灾保畜的战斗号召和中央慰问团到达牧区的喜讯……

这红色的电波，如温暖的阳光，劈开狂风暴雪，照射在草原人民的心坎上，激起草原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战胜自然灾害的冲天斗志！他们决心继承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遗志，为英明领袖华主席争光，为无产阶级争气，在粉碎“四人帮”的战鼓声中，再打一场抗灾保畜的大胜仗。

牧民们冒着风雪，重新架起被风刮倒的蒙古包；维修加固牛棚羊圈；挥舞铁锹去破雪放牧；在寒流刺骨的雪滩上，寻找失散的牛羊……

在城镇里，各行各业，全力投入支援牧区抗灾的斗争。粮食部门在调运灾区急需的粮食；工业部门在赶制抗灾用的工业用品；农牧部门在调拨牲畜的饲草饲料；医务部门在组织救灾医疗队；居民们在准备救火的食物……直升飞机“嗡嗡”地轰鸣着，在草原的上空匆忙地飞来飞去，为受灾严重的边远地区投运食品；火车“呜呜呜”地长啸着，川流不息地横穿草原，从内地运来大批救灾物资；载重汽车“笛笛”地吼叫着，在风雪中日夜飞奔，把粮食、饲料、药品……送到抗灾第一线；解放军的汽车、农业社的拖拉机、马车、牛车、毛驴车……满载着饲草饲料，浩浩荡荡地从四面八方赶往灾区，支援受灾的牧民兄弟……

深夜，断断续续折腾了十多天的大风雪，暂时停了下

①指雪灾

来，这时，从灯光熠熠的汽车大队党支部办公室里，走出一个人来，奔向停车场。他迈着虎虎大步，嘴里吐着团团霜气，身后带起股股冷风，大脚板踏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这个人就是一小队的队长李铁柱。他今年四十七八岁，高大身材，长方脸，两道黑黑的浓眉下，一双挂着血丝的大眼睛闪着炯炯神光，宽额头上抹着几块油垢，盖住了几道深深的皱纹，下巴上的黑刺刺硬胡茬子，好象一片锅底灰。一身白楂子老羊皮袄，蹭的油黑发亮，腰间束了一根断了又接起来的旧皮带。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整天在车上滚、车下爬的老司机。

天擦黑时，他带领一小队完成任务回来，刚刚跳下汽车，屁股还没有沾一下炕沿，大队党支部的刘书记便将他找了去。

“老李，方才旗里抗灾指挥部来电话，又给咱们大队下达一项紧急任务！”刘书记不等李铁柱站稳脚跟，开门见山地说。他的年纪同李铁柱相仿，身材硕长，清瘦的面孔上，有一双深沉柔和的大眼，说话时总是望着对方的表情。

“甚么任务？”李铁柱问道，疲惫的大眼里，闪出勃勃光辉。

刘书记从桌上的烟盒里，取出两支千里山牌香烟，分给李铁柱一支，点燃，猛吸两口，然后又说道：

“白音敖包公社的牧民和打井队快断粮了。指挥部命令我们，火速派出一个汽车小队，在两天时间内打通去白音敖包公社的路线，给那里抢运粮食！……我找你来，就是商量这件事！”

李铁柱在刘书记对面的凳子上坐下，听着刘书记向他传

达指挥部的紧急任务，眉头紧锁着，大口大口地吸着烟，而后再深深地吁着气将烟吐出来。猛然，他将手里吸剩下的半截烟掐灭，张开大巴掌在宽额头上抹了一把，就象要擦掉艰苦鏖战后的满身疲劳似的，果断地说道：

“火烧眉毛了，还研究个啥，我们小队上去吧！”

“我考虑你们小队已经战斗了五个昼夜了，再接受这个任务有困难哪！”刘书记喃喃地说着，起身向窗前踱去。他在接到指挥部的电话以后，一直在思考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谁去完成？眼下，全大队的七个小组的车辆，统统都在抢运路线上，家里再没有汽车可派。他正在急得束手无策时，调度员老王告诉他说李铁柱回来了，他建议派他们小队去执行这项新任务。当然，由李铁柱担负这项任务，是最难得的了。他和李铁柱从小一块参军，一块在部队里长大，转业后又在一起工作，他深知老战友。李铁柱遇事冷静，考虑问题周到，而且又有一股子猛打猛冲、不怕艰苦牺牲的闯劲，是完全能够挑起这个担子的……可是，他又想到，他们已经搞得精疲力竭，人困马乏了，再把这个担子压在他们身上，他的心里实在感到不安，但是，目前他又没有其它车辆可派。……

李铁柱的目光跟着刘书记的背影，亮开豪放的大嗓门，坚定地说：“有困难也得上！”

刘书记转回来，用手指着墙上一张公路路线图，说：

“这趟任务不同前几次。从旗镇到白音敖包，全程是三百多公里，中间要经过高寒地区灰腾乌拉和危险地段恶风口，路上的雪又很大，要在两天的时间里完成这个任务，不是件容易事呀！……”说到这里，刘书记离开地图，回到桌前坐下，沉吟片刻又说：“这些不说，我担心你们身体也招架不

住啊！”

其实，李铁柱何曾未掂量这担子的份量有多重呢！不用讲任务艰巨，时间紧迫，就拿他们小队里的情况来说，也不是没有问题的。经过这十个昼夜的苦战，司机们极度疲劳，有的病倒了，车辆的技术状况急聚下降，急需维修保养，而且有的车不经过修理就很难出车……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做出任何别的选择：

“老刘，咱们实打实凿的讲，这块骨头硬，我承认，但是要和抗美援朝那阵相比，你说咋样？”

“现在的情况和那时不一样了呀！”刘书记摸着嘴巴上的胡茬子说。

李铁柱也用手摸着黑刺刺的下巴，雄心勃勃的说道：

“别看胡子长了，不实现四个现代化我是不下战场哟！”

“吓，你的雄心真是不小啊！我应该向你学习！”

“老刘，要搞四个现代化，要摘掉中国的落后帽子！咱们就得老马识途驾重轡哪！在‘四人帮’横行时，你我这些人想这么干也不成！”

“哈哈！说得对，说得好啊！”刘书记说着兴奋的想，咱们这个老伙计的锐气，就是不减当年哪！他接着又把话转到具体问题上，问：“我问你，肖玉和开的七号车，明天能开出去么？”

答：“能，今晚可以连夜进行抢修！”

问：“小宝音的身体怎样？”

答：“宝音这小伙子，象个当兵的出身。真有那么一股劲。本来早感冒了，可一直瞒着我。医生已给他打了针、吃了药，现在正体息哩。他呀，我看你留不住……”

谈到这里，刘书记满意地将手一挥，说：“好吧，就这样，你们小队就来个马不停蹄——粮食局明天中午准备好粮食，你们装上粮食下午出发，争取在后天天黑以前赶到白音敖包。出发前还有一段时间，你去和王调度熟悉一下路线情况，安排个行车方案，要搞具体点，同时发动全小队的人，从思想上和技术上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有些甚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大队帮助你们想办法。……”

“好！”

雪后的草原之夜，格外寒冷。满天星斗，如同谁把无数块碎宝石，撒在深沉的湖底，闪闪发光。银盘似的明月，挂在空中，把水粼粼的清辉，洒在草原深处的小镇上。挂在电线杆子上的聚光灯，把宽阔的停车场照得通亮，四周的高大院墙上，写着这样的巨幅标语：

挥泪继承主席志，誓将遗愿化宏图！

抓纲治队，掀起工业学大庆运动高潮！

甩开膀子大干，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突击抢运，当好抗灾保畜的先行官！

.....

李铁柱经过调度室的门口，火急的调度电话铃声，和调度员老王那吵哑的吼叫，吸住了他的脚步。

“……噢，您是白音敖包公社的达木林书记！……你们那里的严重情况我们知道，公路被雪堵住了，汽车过不去，有甚么办法呢！……快、快、大队已经决定派车打通路线，给你们送粮食去。……再见！”

调度员老王搁下电话耳机，刚刚从兜里掏出手绢，准备擦拭头上的汗水，电话铃又“叮铃铃”急促的吼叫起来。他

又拿起耳机：

“喂、喂、我是旗镇汽车站……”

李铁柱听着这些催运物资的电话，眼前仿佛出现了那些堆积如山的待运物资，仿佛出现了那些战斗在草原上的牧民和打井队工人，忍着饥饿，同风雪灾害进行搏斗，坚持牧业学大寨的动人场面……他的心啊，如同在战争年代，听到前沿阵地上的战友们，断了给养和弹药那样，急得油煎火燎，恨不得用自己那双结实的膀子，立刻把粮食抗到白音敖包去！……

李铁柱是一个从革命战火的硝烟中考验锻炼出来的老战士。他在辽沈战役的炮声中，穿上了军装，平津前线的天津攻坚战，当过突破班长，而后他调到师部，当了师长的警卫员，随着大军南下，进军奥桂边，跨过琼州海峡，把红旗插上祖国最南端海南岛的榆林港……到了抗美援朝后期，他开着一台美式的“大道吉”车，率领一个汽车连，冲过上百道烽火连天的封锁线，为前方阵地上运送弹药和给养。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转业来到地方，担任汽车大队的大队长。工作上仍然保持着“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锻炼，更加焕发了他的革命青春。在一年四季的繁忙运输生产中，他那永不离身的黄挎包里，装着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袖珍本；一本是工业学大庆的小册子，走到那里学到那里。平时讲话，张嘴就是向王铁人学习，办起事来，处处以大庆为样子，肚子里揣把学大庆的尺子，量他自己的言行，量汽车队里的工作，也量周围的一切事物。如果你做出的事，符合大庆精神，他就会竖起大姆指来鼓励

你：“够格！”。什么格呢，就是铁人的格。若是你做出的事不符合大庆的精神呀，他就会摇着脑袋，不客气的对你说：

“这样搞不对路子嘛！”。什么路子呢，就是大庆的路子！汽车队的很多司机都说他成了“铁人”迷啦，他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说：“我就是让铁人那股精神给迷住啦，若是全中国八亿人，都照铁人那么干，嘿嘿，共产主义社会就来得快了！”

在“四人帮”猖獗时期，有人攻击他是“勤勤恳恳的走资派”，批判他这种干法是“搞唯生产力论”的黑样板，是“只顾拉车不看路”……给他扣了一大堆的帽子。他根本就不在乎那一套。他想，党把这么多的汽车交给咱们，就是叫咱们搞好运输，为工农牧业生产服务嘛！如果按某些人鼓吹的“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上去了”的说法，每天象苍蝇似的只管“嗡嗡嗡”乱叫，不管车轱辘转不转，工农业生产还咋进行！他始终坚持：干革命第一条就得干。不管“四人帮”的帽子怎么扣，棍子怎么打，他还照样的紧紧把着方向盘，带着大队的人马，干、干、干！……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高举毛主席树立的大庆红旗，发出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通知，掀起工业学大庆的竞赛高潮，他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干社会主义的膀子甩的更欢了，走大庆道路的步骤子迈得更大了，他决心抓纲治队，创造大庆式汽车队！在公司党委和大队党支部的领导和支持下，他主动要求来一小队蹲点，并兼任了一小队的队长。他把铺盖卷搬到工人宿舍去，和司机们睡在一炕、吃在一锅、战斗在一起！按他自己的话来讲：“这么干才过瘾呢！”……

李铁柱来到小队停车的地方，司机们都在闷着头，个人

忙乎个人的事。有的在调整化油器，有的在修理油泵，也有在检查轮胎……刘书记将李铁柱找走以后，大家就分析着一定有新任务，所以，收车后大家没有休息，便都抓紧时间检修车辆，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李队长回来啦！”不知是谁先发现了李铁柱，吼了一声，象点燃一串鞭炮似的，在停车场上炸开了。

“队长，有啥新任务？”

“又叫我们到哪儿去？”

.....

众人纷纷追问李铁柱，几个青年人竟把他围拢起来。

李铁柱用手摸着黑刺刺的下巴说：

“我给大家领回来一个硬任务！”

“什么硬任务？”

“非常艰巨啊！”李铁柱眯缝着眼皮，从眼缝里观察大家的态度。

“跑什么地方，你快说吧！”大家恨不得一下子从他的嘴里，把任务掏出来。

李铁柱说：“这个任务非常困难，只怕咱们完不成！”

他的话象一拳砸在桌子上，把上面的东西震得跳起来一样。激得大家心眼里冒火！

这个说：

“雪坡我们敢上！”

那个说：

“险路我们敢闯！”

李铁柱意味深长地说：

“这个任务要比爬雪坡走险路还困难得多啦！”

这下可是丈二的金钵，叫人摸不着头脑了。大家站在雪地上，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心里在琢磨，汽车行里有句俗话，“难不过爬坡，险不过钻山”，比这还艰巨的任务会是干甚么呢？……

“不管做啥子，队长上得去，我们就跟得上！”副队长许光荣挥着胳膊这样一喊，众人也都跟上吼道：

“对，龙头怎么摇，龙尾怎么摆！”

“方向盘怎么转，车轱辘怎么跑！”

“真的？”李铁柱问。

“保证不打折扣！——甚么任务你就说吧！”众人磨拳擦掌的说。

“好，咱们战士一言，驷马难追！”李铁柱挽起袖口，两手在腰上一扳，郑重其事的宣布说：“咱们的任务是睡觉。”

“睡觉？”众人感到这个任务有点意外，半信半疑的说。

“就是。今天晚上大家好好睡觉，养足了精神，明天再干！”李铁柱深知当领导的不能只顾拧着大家连轴转，不关心他们的身体啊，如果把身体都拖垮了，纵然有再高的积极性，也无法完成党的任务。他计划了一下，明天早晨再向大家宣布任务，进行准备工作，今晚上一定叫大家好好的、香香的睡上一大觉。

“睡觉还能算任务？”青年司机丹巴失望的说。

“刘书记把你找去，就是为了叫咱们睡大觉？”带着近视镜的司机田文忠问。

“嘿，这可是个特殊任务，就是难着哩！”小胖子张文俊挤弄着眼睛说。

许光荣对这个“任务”，自然有些怀疑。他用手捂着嘴上那撮短短的、黑黑的，令人看着十分严肃的小胡子，操着满口的四川话，小声问李铁柱：

“喂，你这是开玩笑吧？”

李铁柱很理解同志们的心情，现在正是抢运救灾物资的大忙时刻，全大队上上下下，都在一个人顶几个人的大干，司机们心里想的是，怎样为救灾抢运多做贡献。有的同志冻伤了，也不下火线。然而，他这个队长却叫他们蒙上头去睡大觉，这怎么能行得通呢？！

他看众人不动地方，把面孔一板，立起眼珠子，先从许光荣的身上打突破口，说：

“你这个当头头的要带头，把手里的钳子给我！”说着，他上前去先把许光荣手里拿的家什下了，接着又挨着个下了大家手里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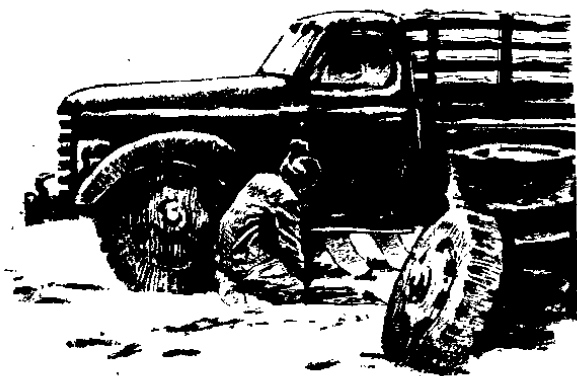
众人无奈，只好回宿舍去睡觉。

许光荣看李铁柱不动地方，问道：

“你叫旁人都去睡觉，你呢？”

李铁柱眨眨发涩的眼皮说：

“我去调度室有事，回头也睡。”……



二 队 长 的 心

许光荣合衣躺在炕上，翻来复去的碾转着身子，怎么也闭不上眼睛。全小队的汽车，一台一台的从他的脑海里通过，肖玉和的七号车，却在他的眼前停住了。这台汽车的水箱漏了，刹车也不灵了，今天下午是勉强对付着开回来的，如果不抓紧时间进行修理，明天再有任务就出不了车啊！……想到这里，他再也躺不住啦。他拾起身，侧过头去，看看炕头上肖玉和的铺位还空着。他心里奇怪，这小鬼又上哪里去了，天这么晚了还不回来？他悄悄的下了地，穿上大皮袄，正要推门出去，“吱呀”一声房门开了，调度员老王走了进来。